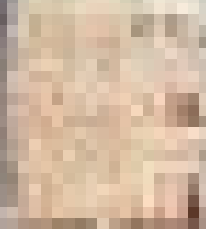


唐詩鼓吹箋註



唐詩文選



東岳艸堂詩訂唐詩鼓吹卷之二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錢朝鼎

王俊臣

虞山後學

王清臣

陸貽典

參校

吳門朱三錫評

男之枚同訂

薛逢

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元年進士調萬年尉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有薦逢知制誥者適劉瑒當國忌之出為巴州刺史稍遷秘書監卒集傳△晚唐

開元後樂

莫奏開元舊樂章樂中歌曲斷人腸邠王玉笛三雙咽

一本作噓○百斛明珠云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故張祐詩云

梨花院靜無人見一作風靜。開把寧王玉笛吹。院號國金車十

里香一作號國夫人。永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一

白人戎生薊北史記周幽王寵褒姒戲火於驪山。便從

征戰老汾陽郭子儀有功。中原駿馬搜索一作本盡沙苑

年來艸又芳沙苑在同州馬翊熙

玄宗因武惠妃薨悼惜久之後宮數千無可意者或

奏楊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

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禮遇如惠妃有姊三人皆

蒙恩受封為號國秦國韓國夫人二兄楊鉅楊錡為

將軍三夫人二將軍為五家祿山為漁陽太守天寶十四年叛陷洛陽十六年陷長安

此詩因聞開元末世之樂感明皇亡國而作也首言

莫奏開元舊樂令人傷前王之失國而斷腸也彼妃

子竊玉笛而吹是謂內亂號國乘金車而遊是謂盛

封故致祿山有漁陽之變使子儀老征戰之功且明

皇好馬盡求天下良馬而祭之使非逸樂當亦有益

於邊境惜其淫佚無度至於喪亂使沙苑牧馬之地

今亦荒蕪然則開元此樂豈非玉樹臨春之流弊乎

朱東岳曰開元後樂亡國之樂也然玉笛金車皆其國當全盛正未亡國之日不知者以為開元之盛莫盛於此殊不知開元之亡實亡於此夫戎生薊北征戰老汾陽非自女禍始之耶且明皇好馬七八以搜求良馬作結猶云卽此一事便已淫佚無度尚能聽其所奏也哉

長安夜雨

滯雨連宵又徹明百憂如艸雨中生

文選張景陽詩云歲暮懷百憂將從

李主卜毛詩我心關桂玉天雞曉

蘇秦謂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

食玉炊桂又云

運落風波夢亦驚壓樹早鴉飛不散到牕

寒鼓濕無聲當年志氣俱消盡白髮新添四五莖

此因劉琨王鐸易收三人忌之失意故聞夜雨生愁而作也首言長安濕雨通宵不寐百憂如雨中之神茫然而生故心思肝胃之食紙覺夜長運落風波之中有夢不就但見鴉聚不散鼓濕無聲皆雨所致因而循省當年之志氣皆消盡無餘而滯雨多愁益添白髮寧不爲之悽愴哉。通宵徹明乃一篇之主天曉夢亦驚是通宵不眠鼓無聲是徹明也未二句足百憂意

朱東岳曰起寫滯雨曰通宵曰徹明便寫盡一夜不寐憂從中來神理如艸雨中生寫憂字最確寫夜憂更確三四承之大難曉夢亦驚皆一片憂愁不寐神理也五鴉飛不散寫壓樹二字六鼓濕無聲寫到聽一字皆一片滯雨不寐神理也情緒至此而志氣之消盡自不待言矣

長安春日

窮途日日困泥沙

晉書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
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上苑年

年好物華荆棘不當車馬道管絃長奏綺羅家

前漢張禹傳云

後堂列絲竹管絃

王孫艸上悠揚蝶

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艸生兮萋萋

少女風

前爛熳花

庾信傷心賦云風無少女艸不宜男

嬾出任從遊子笑入門還

是舊生涯

莊子吾生也有涯

首言吾今被讒而窮途失意如困於泥沙之中而上
苑物華年年固如是也彼車馬往來之衆管絃品奏
之繁艸上悠揚之蝶風前爛熳之花皆屬物華之盛
惜吾困於泥沙閉門嬾出爲遊子所笑縱有遊賞自
入門來還是蕭條寂寞之舊生涯而已

朱東岳曰得意之人隨地自得失意之人觸目傷心

好物華三字有無限感慨在三四彼仕宦之物華也

五六。彼花鳥之物華也。王孫艸上。少女風前。皆一片春生新發景象。正與舊生涯三字反照。

宮詞

十二樓中盡曉妝。望仙樓上望君王。漢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為十

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起飛廉觀。望仙樓。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戶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鎖

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畫漏長。初學記。殷鑒漏刻法。曰為器三重。門皆逕

尺差立於方輿。踟躕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躕經緯之中。張衡漏水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

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漏。左為晝漏。門皆三尺。考初學記作圓。皆三尺。杜

詩。晝漏稀聞高閣報。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天顏有喜近臣知。

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綉宮人掃御床。包綉宮人近御之人

此托宮人悵望而作也。首言曉粧登樓望君王。而不見但見永巷之中鎖銜金獸而環冷掖庭之內水滴

銅龍而畫永其爲蕭寂何如已。雲鬢罷梳纖影還依依。於鏡裏羅衣欲換沉烟乍裏裊於爐邊是其無聊抑又如此也。旣而達窺正殿簾幕初開近侍有人御床方掃我反不得如袍袴宮人一侍左右也。長門玉階之怨亦寧有窮哉。

○正殿宮內之殿也

朱東岳曰只一起望君王三字寫盡士人抑鬱無聊癡癡想望神理四海之內賢才衆多無不各負所學必仰藉於人之簡拔此第一二句正意也無奈想望甚切而際會愈難日月逝矣淪棄如故此第三四句正意也。及至不蒙見用愈加淬勵以冀一日之進取此第五六句正意也。然而聖明在上近御有人知而不舉此第七八句正意也。結句有含諷意。

漢武宮詞

漢武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

壇之名肇見於書而詳記於禮書止

曰爲三壇同壇禮則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則壇築土而不屋不言其成名也至漢武壝

李夫人爲臺三成好事者謂帝惑方士習仙其上○禮記明水注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韓吏部詩

曰土界仙殿前玉女移書

△一本作香

案雲際金人捧露盤

漢武帝制承露盤金莖銅柱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絳節幾時還入夢

杜詩上帝

高居絳節朝

碧桃何處更驂鸞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武

帝外傳元封元年王母降帝宮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麟從官執綵旄之節母升殿東向坐以玉盤盛桃七顆

其色青○白羽經曰太真丈人登白鸞之車遊於九原○詩意謂武帝信方士學仙形於夢寐惑之甚矣茂

陵烟雨埋弓劍石馬無聲蔓艸寒

武帝陵曰茂陵太白詩曰鼎湖流水清且

閑軒轅去時有弓劍茂陵前有石馬在焉又詩云野有蔓艸註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也以武帝窮兵黷武

故云

七月七日武帝御永華殿有二青鳥飛集殿西帝問方朔朔曰此王母使者帝洒掃以待王母果降二青衣相隨乃先二鳥也母持七桃嗽二以五與帝帝問核著前曰此桃美欲種之月笑曰此桃三千載一看子非下土所植也指朔曰

此言武帝惑於求仙無成而死葬茂陵也昔言武帝清齋夜坐於壇白則陰鑑之水獻奉仙官以求長生之術故殿前玉女晨焚香祝天以祈降福雲際金人亦捧盤承露以資飢渴也然終不得飛升故絳節無復入夢雲漢不復瞻焉今墓茂陵弓劍埋於烟雨之中千載而下空見石馬無聲蔓艸萋萋而已得不嘆其生前之惑哉

朱東岳曰此借漢武求仙爲言也前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盡誠後四句寫漢武事仙之無益△曰幾時曰何處言其必無是事也

送靈州田尚書

靈州漢縣隋置靈武郡唐肅宗卽位於此卽今寧夏衛

陰風獵獵滿旗竿白艸颼颼劍戟攢九姓羌渾隨漢節

唐書九姓羌中叶谷渾別自為一部落別羌大小部落

入皆不相統一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

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唐書張說為天平軍大使朔

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不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

皆疑懼能持節從輕騎直指其部宿帳下召見虜中

西等安慰之九姓無不獲安。羌西爨名南方蠻從

出北方狄從犬東方六州蕃落從戎鞍唐書銀州夏州

州。唐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有沙陀部武勇為

九姓六州所畏公召其酋朱耶執宜及妻母令夫人飲

食問遣沙陀感恩悉力保障。唐書六蕃明霜中入塞

賊泥池番禾武安麗水姑臧皆置府以領之

朔弓雙月下翻營玉帳寒今日路傍誰不指樓門尹

價登壇史記田穰苴為司馬自司馬兵法其法春蒐秋

信為大將尚書文事兼乎武備故首言陰風獵獵滿於旗竿而

白艸颼颼劍戟之十皆攢聚以聽其號令焉知九姓

之羌人皆隨其旌節印六川之蕃落咸從其戎鞍此言其威令之振也至於霜中人塞則朔弓彎月下都營則玉帳寒見者莫不指曰前有穰苴後有尚書司馬軍法慣用登壇蓋以其同姓故事美之也

獵騎

兵印長封入衛稀碧空雲盡早霜微渼川桑落鵬初下

渭曲承收兔正肥

渼川渭曲皆屬京兆

陌上管絃清似語艸頭弓

馬疾如飛豈知萬里黃雲戍血逆金瘡臥鐵衣

六義中為風也

此譏騎獵之樂不思守邊者之勞也首言騎獵之人不即軍務而兵印長封稀於入衛乃當雲靜霜微之候渼川桑落鵬初下而爭趨渭水承收兔正肥而競獵且也奏管絃於陌上清如人語試弓馬於艸頭疾似鳥飛此固遊樂矣不知萬里黃雲之戍金瘡逆血鐵衣枕臥極其哀苦視此則獵之樂為何如哉

朱東岳曰題曰獵騎意重在勉勵禁衛尤重在軫恤

邊旅也時當全盛畿輔晏寧禁軍護衛漫無所事不

過借春蒐秋獮操演一番耳。然而秋高天清，艸淺獸肥，適足供諸少年快意之舉，行樂之場，亦思同爲朝廷之人，同受朝廷之食，而苦樂不均，相去無算，則感恩報國之念，當有百倍於此者矣。△玩七之豈知二字，是欲獵騎之人知之，尤望君天下宰天下者之共知之也。

韋壽博書齋

玄晏先生已白頭

晉皇甫謐字士安，修身篤學，舉孝廉，不就。景元初，相國辟，復不行。鄉人勸

令應命，謐爲釋勸諭。玄晏先生通不隨鴈鴛狎羣鷗。

唐高宗以參軍韋綯

言焉。卒詔謐玄晏先生。通不隨鴈鴛狎羣鷗。

唐高宗以參軍韋綯

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口御史供奉，下接

武藝龍箠羽鴈鴛豈雍州判佐北耶。列子海上人好

鷗鳥，每旦至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元

子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翔舞而不下。

卿謝免開三經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謝奏事到霸上稱

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經終身不出時人謔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平仲朝歸臥

一裘朝音潮○齊晏子字平仲為齊大夫禮記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醉後獨知

殷甲子陶潛以曾祖侃晉世宰相耻屈身後代自宋武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書年月義熙

以前明書晉氏年號宋永初以後惟書占甲子而已△或謂殷以甲子亡公用此以傷亂也病來猶

作晉春秋晉諸袁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義俱有盛名桓靈見而目之曰

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塵纓未濯今如此濯纓見研子厚衡陽

分路野水無情處處流此薛公自傷也○殷舊也以貳宋也

壽博初仕隋隋仁不肯仕唐徵辟皆不就有若皇甫謐輩故以玄晏比之首言公已白頭而不肯隨鸛鷺

之班寧狎羣鷗為侶焉是其見機如蔣元卿之謝仕而開三徑其廉潔若晏平仲之罷朝而臥一裘且

忠誠之心猶淵明之二於宋嚴善惡之辨亦季野之示褒貶也余也反被功名之累未能歸隱以濯塵纓

觀此流水之無情滔滔
不返予心能無憾憾哉

朱東岳曰通首只是極稱韋公之清高無累以自憐

不早歸隱之憾

金城宮

唐玄
宗所築

憶昔明皇初御天

易時乘六
龍以御天

玉輿頤此駐神仙龍盤藻

井噴紅艷

張平子西京賦云帶劍於藻井註當棟中
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茄藕莖也風俗通曰

殿堂像東井形刻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王延壽魯靈
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綠房紫的咄咄垂珠

獸坐金床吐碧烟

晉禮儀大朝會卽鎮宮階
以金鍍九尺麒麟大爐

雲外笙歌

岐薛醉

睿宗景龍三年二月丙子朔岐王隆範爲
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

中臺榭后妃眠自從戎馬生河洛

安史之亂

深鎖蓬萊一百

年蓬萊

宮名

此言明皇淫樂於金宮。宮不恤國政而致敗亡也。逢後唐人故首云憶昔明皇初建極而遊是宮。玉輿駐此宮。人護從若神仙之聚焉。至龍盤藻井而噴艷獸坐金床而吐烟笙歌臺榭。寶與岐薛后妃共與金城之樂自安史作亂而此宮無人。若蓬萊宮之深鎖至今百年無復曩時之盛。已不亦重可嘆哉。

朱東岳曰。此薛公眼見金城宮之寂寞而追思其盛。故曰憶昔也。三四寫宮中景物也。五六寫宮中行樂也。只醉眠二字寫盡荒佚之漸。召禍之幾。末遂以戎馬作結。深嘆安史之亂皆由自作。以致敗亡。卻渾而不露。深鎖二字含蓄得妙。獸坐金床四字寫得怕人。昔明皇寵任祿山。出入宮闈。騎奢無度。卒至長安失陷。天子播遷。流毒宗廟。此非獸坐金床而何。真可爲後王殷鑒也。